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二



四時

古詩一首

律詩四十首

使君意氣凌青霄

趙次公曰北山移文
公干青霄而直上

憶昨歡娛常見

招細馬時鳴金驥裘

鄭少曰驥於皎裏於了切○杜修
可曰盧照隣詩漢家金驥裏

佳

人屢出董嬌饑

王洙曰嬌饑名姬也朱子侯有董
嬌饑詩○汪革曰董嬌饑妓名也

東流江

水西飛鶯鳥可惜春光不相見

趙次公曰此句以興見招之後
不復見其姬也故下句有願携

無之妓

再騁肌膚如素練通泉百里近梓州

請公一來

開我愁

蘇軾曰王戎與
公破悶開愁

舞處重看花滿面樽前還有錦

纏頭

王洙曰唐正元寶富而無學識嘗會賓客明日親友謂之
日昨日必多佳論元寶曰但費錦纏頭爾○杜田曰唐明皇

宴于清元小殿自打羯鼓曲終戲謂八姨曰樂籍今日有幸約供

養夫人請一纏頭八姨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耳出三百
萬爲一局爾○師古曰前輩詩云不能文字欲推解醉紅裙
甫之戲謔亦使君蓋一死一張君子之道此亦君戲謔者矣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蟻浮仍臘味

王洙曰酒也周
庚信謝賜酒詩

日浮猶
對春開

鷗泛已春聲

王洙曰南越志鷗水鳥也在濱海中隨朝
上下三月風至乃去○蘇軾白耿昇曰門前

池水已有春色客曰如何异
子美詩有天寒勸在衣之句

藥許鄰人勣

趙次公曰公之不
言以鐵椎勣地而得之也

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

趙次公曰公嘆老而猶仕耳公與嚴
故人故顯言之別无指旨舊注非

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

力疾坐清曉

趙次公曰晉載記姚弋侍求見石虎虎力疾
見之○師古曰力疾言雖病猶力起坐也

來

詩悲早春轉添秋伴客

蘇軾曰王當避地江表徒步唯有愁根仲遂無情宗作文字後醉作放步

行更覽老隨人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望鄉應未

已四海尚風塵

春歸

趙次公曰此言歸當春時非謂春色之歸也

苔逕臨江竹葉墜覆地花

趙次公曰言花倚簷而覆地也古

花落在地非也

別來頻甲子

王洙曰見甲子混泥塗注

歸到忽春華

王洙曰忽輕

也○師古

日甫避崔旰亂適東川後復以春時歸草堂見江竹無恙唯落花覆地故下文云別來頻甲子甲子記時節也如甲子混泥塗皆言歷時已久及歸到草堂倏忽又春華也乃翰不曉

明春歸草堂謂春色歸去遂以忽爲輕忽悞矣

蘇軾曰謝安所居有石一株安常倚杖相對吟嘯終日忘歸北齊謝済名之爲玉峯唐柳公權榜其亭曰獨秀峯

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鶩受風斜

余葵曰詩眼亡工部有所喜用字如脩竹不受暑吹而受和風野航拾受兩三人輕鶩受風斜受字皆入妙老坡尤愛輕鶩受風斜以謂燕迎風低飛乍前乍却非受字不能形容

也至於能事不受相促迫莫受二毛

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

侵雖不及前句鑿葉要自穩極爾

此身

王洙曰一作且應

醒復醉乘興即歸家

暮寒

霧隱平郊樹

王洙曰鮑明遠詩風斷陰山樹霧失交河城江淹詩千里向蕭條白石隱寒樹○趙次公曰言霧漫

其風含廣岸波沉沉春色靜慘慘暮寒多成鼓猶長

擊

趙次公曰吐蕃之亂至今春尚防戍也

林鶯鶯遂不歌忽思高宴會朱袖拂

王洙曰古詩今日良宴會周禮春官大司樂雲和之琴瑟注

雲和之瑟鮑明遠五侯相饋送高會集新豐○趙次公曰漢祖置

官高會周禮大司樂雲和之瑟瑟注地名也以其產良材而中爲

瑟瑟故後人承用直以雲和便當瑟名朱袖紅袖也用字新奇矣

春水生二絕

二月六夜春水生

王洙曰孫權傳春水方生

门前小灘

王洙曰一作灘

渾欲平

鷺鷥鷄鶴莫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

趙文公曰二禽見水生當蜀中俗語

俱眼明則公可謂與物交映而同其波矣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

趙文公曰禁當

南市

津頭有舡賣無錢即買鰣籬傍

漫成二首

野日荒荒白

王洙曰日一作月荒荒一云茫茫○趙文公曰王褒送葬詩塵昏野日黃

春流泯泯

清

師古曰泯絕○趙文公曰梁簡文帝清也言其絕清

渚蒲隨地有

晚春詩者蒲變新蕨

村逕逐門

成只作披衣慣

師古曰披衣以示疎懶也

常從漉酒生

王洙曰陶潛以葛巾漉酒

眼

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

蘇軾曰全紹獨居一小室前後種松竹窓下列圖史燎香默坐語曰眼前無俗物惟病身亦安穩○杜田曰世說嵇阮在竹林幽飲王戎後往阮步兵曰俗勘亦復來敗人意則知子美無俗物宜其雖病而輕身也

杜詩二

江臯已仲春

王洙曰謝靈運歌白日麗江臯又詩仲春喜游遠

楚詞朝馳予馬兮江臯○師古曰臯緩也江岸其上生緩故云江臯

花下復清晨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

余葵曰上

蔡謝氏語解或問言動非禮則可以止視聽如何得合禮曰四者皆不可易易則多非禮故仁者先難而後獲所謂難者以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視聽不以我以我錯應人視聽不以我也胥失之矣

對酒湧壺頗近識峨嵋老

石敏莊曰峨眉山在蜀

知余懶是真

王洙曰東山隱者

春遠

肅肅花絮晚菲菲紅素輕

趙文公曰兩句通義紅所以言花絮所以言素也

日

長唯鳥雀

蘇軾曰周素山居風暖日長不謝賓客俯仰把殘但聞鳥雀啁啾亦足爲幽人之樂

春遠獨

柴荆

趙文公曰言無往來之人故獨柴荆而已

數有關中亂何曾劍外清故

鄉

王洙曰一作園歸不得地入亞夫營

乃公之故鄉而爲軍營矣

趙文公曰此指言長安屯兵

夫營在長安其事則文帝單子入寇三分將軍軍棘門灞上與細柳而細柳營則周亞夫之所軍者也

春水

三月桃花浪

趙次公曰韓詩於溱與洧方涣涣兮注云謂三月桃花水下時也○鄭印曰桃花開時水乃漲云桃

江流復舊痕

王洙曰言復漲也

朝來沒沙尾碧色動柴門

王洙曰

水似古詩春接縷垂芳餌

王洙曰水深可以垂釣

連筒灌小園

王洙曰連筒以

已添無數鳥

趙次公曰無數鳥會入羣裏比毛衣

爭浴故相喧

春望

國破山河在

王洙曰劉越石云家國破亡親交凋殘

城春草木深

王洙曰春一作荒

感時花濺淚

王洙曰花鳥常時可娛之物

恨別鳥驚心

梅聖俞曰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觀之濺淚心驚鳥宜憂可知

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蘇軾曰王筠久在沙場得家書抵得萬金顯師古曰王筠意直其美却把家書抵萬金○趙次公曰考此作於天寶十五載之正月蓋祿山反於十四載之十一月至則烽火連三月也

白頭

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王洙曰司馬公曰牂羊墳首二丁生在蜀言不可矣古人爲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

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詩人唯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備舉○杜修可曰鮑照行路難云白髮零落不勝簪○蘇軾曰張茂先謂子曰利名繁鎖未遂山林之興短髮搔白渾不勝簪至矣臣不載何也

絕句漫興九首

趙次公曰題名漫興蓋言前之景而漫成耳別無譏刺

眼見

王洙曰一作前安歎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即遣花開

深造次

趙次公曰言愁如醉而不醒也言

便覺一作敷

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

趙次公曰言方藉見隣家桃李以為亂而春風相欺吹折幾枝

語太丁寧

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墻低還是家

趙次公曰野老公自知也

恰似春

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

趙次公曰言方藉見隣家桃李以為亂而春風相欺吹折幾枝

孰一作而知烹齋絕低小江上鶯子故來頻嚮泥點污

琴書內

王洙曰
一作困

更接霏蟲打著人

王洙曰已上皆傷爲客見
王洙曰已上皆傷爲客見

鶯也只道實事別無所譏○師古曰
已上甫自傷爲客而爲小人見欺也

二月已破三月來

杜田曰汎在期度安梅入罷編
詩云別離顛破月容鬢纏催年

漸老逢

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

王洙曰
張翰詩

使有身後名不
如勑時一杯酒

腸斷春江欲盡頭

王洙曰春江一云江春盡一作白○趙次公曰此王維所謂行到水窮處也

杖

藜徐步立芳洲顛狂柳絮隨風去

蘇軾曰藜瘦方見豪妙
王上已游李密楷隸長

嘯久乃作柳篇云有從其輕薄兮飄舞隨風
逐水無有定止此詩亦譏以勢利相交○趙次公曰實道其景別無所譏

懶慢無堪不出村呼兒日在掩柴門

趙次公曰乃慙康性
踈懒而有十不堪是也

陶淵明歸去來

也門雖設而常開

蓋苔濁酒林中靜碧水春風野分昏

糲逐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

王洙曰疊一作累

青錢筍根

稚子無人見

鮑文虎曰說者引唐人食筍詩云稚子脫錦綸謂稚子爲筍贊寧雜志竹根有鼠大如猫其声類人

名竹豚亦名稚子今按稚即稚字字畫小訛爾若以筍爲稚子則羌籜復是何物筍詩雖以稚子脫網喻筍非便謂稚子爲筍也○蘇軾曰筍是稚子方竹根稚子葛琰云竹根數稚子喜無人見採送阿洪爲早餽阿洪乃葛洪也張洪叔也○趙次公曰是稚稚子耳西京雜記太液池其間羌籜稚子布滿充實稚子性好伏沉其身小在筍之傍難見緣近廿本誤作稚子故起紛紛之說近廿稚子則稚子別是一物豈仍是筍耶

沙上鳧雛旁每眠

古

曰稚子說者不一或以爲竹苗或以爲雞雛或以爲筍皆非也殊不知子美多借爲對偶其語句相混後人多不曉其義稚子乃甫之子宗文也甫有二子一曰宗文字稚子二曰宗武字驥子如云驥子春猶鳴鶯歌暖正繁力憶幼子之詩也借驥子以偶鶯歌正似此以稚子對羌籜之類是也甫詩云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船整釣鉤又云晝引老妻乘小艇清看稚子浴清江又云鄰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賒則稚子乃宗文也審矣筍根稚子无人見此尋兒不見忽於竹叢下得子遂有此句復何疑乎殊不看下句沙上鳧雛傍母眠以禽鳥猶知愛其子可以人反不如之乎蓋謂小兒戲於竹邊偶尋不見遂至感物以興已意其理灼然

舍西柔桑葉可拈

趙次公曰其葉繁茂可引手而拈之

江上細麥復纖纖

人生幾何春已夏

王洙曰魏武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不放香醪如蜜

甜

蘇軾曰巴子歌香濃似蜜

魚美可餧

閨户

王洙曰一云戶外

楊柳弱嫋嫋

杜修可曰宋鮑明遠詩弱嫋柳垂道

恰似十五

兒女腰誰謂朝來不作意

杜修可曰琅邪王歌云新買五尺刀懸着中梁柱一日三摩挲處於十五

狂風挽斷最長條

傷春五首

師古曰時避冠在蜀你

天下兵雖湧

趙次公曰謂廣德元年吐蕃陷京師車駕幸陝

春光

王洙曰一日自作青春

濃西京疲百戰

趙次公曰吐蕃留京師聞郭子儀軍至驚潰子儀復長安

北闕任羣凶

蘇軾曰除符北闕震蕩羣凶肆威若不誅鋤恐逼洛汭○趙次公曰指言程元振魚朝因之徒按史記柳伉蹠吐蕃犯順罪由元振請斬之以謝天下所在有三千里關塞之隔矣

關塞三千里

趙次公曰公在閻中望乘輿所在有三千里關塞之隔矣

萬重蒙塵清露急

王洙曰見至草尚蒙塵注

御宿且

王洙曰一作有誰供殷

復前玉道

王洙曰商之中宗高宗不能復前王之道

周遷舊國容

王洙曰平王東迁於洛邑

蓬萊足雲氣應合摶從龍

趙次公曰豈言蓬萊殿平蓋言羣臣當尽隨駕易雲從龍

也雲以比羣臣

也

鶯入新年語花開滿故枝天清

王洙曰一作青

風卷幔草碧

水通池牢落官軍速肅條萬事危

王洙曰憂時之心切故於万事未見其安

也鬢毛元自白淚點向來垂不是無兄弟其如有別離

王洙曰言錐有兄弟而爲喪亂阻隔不得相保爾

曰巴山蜀山也北望謂長安在蜀之北也○師古曰甫謂憂時之心切於万事未見其安也

巴山春色靜北望轉逶迤

王洙

日月還相閩星辰屢合圍

王洙曰屢合一二云亦屢漢天文志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

歷間食彗星飛流日月薄缺臺昭曰星相擊爲閩高祖七年月羣闐參畢七星不成誅執法爲得變

危機

王洙曰天文志南宮南四星名勒法中昴也。趙次公曰舊雅曰熒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今指熒惑而言則指程元振之熒惑人主也。

大角纏兵氣

王洙曰其兩旁曰攔提魏都賦周以纏其微。趙次公曰京師兵又蒲矣故曰纏兵氣西都賦云兵纏紫微。

鉤陳出帝畿

王洙曰王帝座廷鉤陳之位注鉤陳王都賦周以

者法之主行宮也

王洙曰一云固無牽白馬幾至著青衣。蘇軾曰楊帝幸維揚朝廷者艾把天衣諫不止。趙次公曰父老不答車駕之出皆率挽

帝行在諸軍闕

王洙曰趙次公曰言軍士稀少蘇軾曰漢帝諸軍饗食匹掠居

煙塵昏御道

王洙曰黃道也耆舊把天衣

稀

王洙曰一云吐蕃陷京師天子幸陝諸鎮畏程元振魚朝恩謫構莫肯奔命朝廷所恃者郭子儀一人而已。趙次公曰言耆舊不

朝賢多隱署釣王肯載同歸

王洙曰賢者避地自隱於署釣王能為文王載呂望事否任彥

昇爲需楊州萬士表隱舞上祝藏器署三。蘇軾曰窮元自古賢人哲士或抱關轡橫或隱迹署釣或藉魚樵。師古曰日月相鬪星辰合圍言天示變異故盜賊興亂法若大將之權也不命將以

誅之則危機不得息大角纏兵氣言穆山陷京師天王之位尚妖氛所纏繞也鉤陳者天子之仗出帝畿言

帝出幸耆舊把天衣言父老皆攀車轎

再有朝廷亂難知消息真近傳王在洛復道使歸秦

王洙曰歸一作通謂傳者不一也

奪馬悲公主登車泣

王洙曰

貴賛蕭關

迷北上

王洙曰漢武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

蕭關迷北上謂東行陝故下句有欲東巡之句

滄海欲

東巡

王洙曰秦始皇東巡海上銘石勒功

敢料安危體猶多老大臣豈

無愁紹血沾灑屬車塵

王洙曰晉書忠義傳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

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衛輦飛箭雨集紹被害於帝側血污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紹侍中血不可去司馬祖如諫猶書云犯屬車之清塵。師古曰吐蕃再陷京城代宗幸陝故云再亂滄海欲東巡言代宗幸陝如始皇之東巡勞民動衆也敢料安危體言朝廷大臣猶多國體未遽危也豈無愁紹血言艱難之際衛

帝者豈無忠臣義士如嵇侍中者乎

聞說

王洙曰一作道

初東幸孤兒却走多

王洙曰宣帝紀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

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者令從軍也。趙次公曰此篇聞官軍逃亡之詩却走退却而走也

難分太倉

粟

王洙曰漢太倉之粟糴腐不可食。趙次公曰言其既走則雖有太倉之粟而難與之也。

競棄魯陽戈

王洙曰魯陽公與韓遘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曰爲之反三舍。趙次公曰言戈乃魯陽之戈可以麾戰而反棄之爲可痛矣。

胡

虜登前殿

王洙曰吐蕃陷京師也。

王公出御河

王洙曰出奔也。

得無

王洙曰一作恐爲。

中夜舞

王洙曰晉春秋時與琨同辟司馬州主簿情好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

雞鳴起舞曰此非惡聲每語此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相逐中原耳劉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

王洙曰吐蕃祖生先吾着鞭

誰

王洙曰憶大風歌一作宜

歌云大風起兮雲飛揚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發沛中兒教之歌酒酣上擊缶而和之。趙次公曰此又見公之中義深矣。師古曰代宗出幸禁軍皆逃竄

也難分太倉粟言國用之也競棄魯陽戈言兵敗比也英雄之士於斯時豈無覲覩如劉琨者故曰得無中夜舞誰憶大風歌言無

人守四方也

春色生烽燧

王洙曰見悲青坂詩注

幽人泣薜蘿

王洙曰猶賢者泣於草野

王洙曰幽人公自謂也方春之時而惟有烽燧此薜蘿之中幽人無如之何所以但泣而已

君臣重修德

王洙曰巴蜀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趙次公曰尤見公之經濟矣

猶足見時和

王洙曰巴蜀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

牧官闌

趙次公曰尤見公之經濟矣

春日江村五首

農務村村急

王洙曰農務田事

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時序

百年心茅屋還堪賦

王洙曰秋興賦僕野人也假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

桃源自可尋

尋

王洙曰見欲問桃花宿注

艱難昧

王洙曰一作昧

生理飄泊到如今

迢遞來三蜀

趙次公曰蜀郡黃漢郡犍爲郡爲三郡也

蹉跎又六年

王洙曰又一作有

趙次公曰公自乾元二年冬到蜀至今乾元七年凡六年矣

客身逢故舊

游任履穿

發興自林泉過懶從衣結

王洙曰董亨咸衣百結衣頻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

王洙曰石鏡雪山皆

蜀中故事已見前注

赤管隨王命

王洙曰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公爲

一作買

江天

王洙曰東郭先生履穿行雪中着地處皆足迹

賞眺不費錢買也

一作買

赤管隨王命

王洙曰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公爲

檢校尚書工部

銀章付老翁

王洙曰見霧雨銀章澁注。趙次

故云赤管也

公曰銀章方賜朱朱服也故次篇

有垂朱絞之句也

豈知牙齒落

蘇軾曰李寄有子在江南久不至語其妻曰阿陳豈知我牙齒豁落如桑榆倒

景何與子相見耶

名玷薦賢中

扶病垂朱絞

王洙曰絞古蔽膝也象冕服以韋爲之曹子建府愧朱絞。鮑文虎曰公謂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绯

也歸休步紫苔

王洙曰休沐也漢制五日一下休沐沈休文客位紫苔生

郊扉存晚計

王洙曰顏延年側同幽人居

郊扉常晝閉衰暮之計也

幕府媿羣材

王洙曰見幕府秋

曰衛青傳云開幕府善設幕以爲府也

鶯外晴絲卷鷗邊水葉開

蘇軾曰浴鷗開水葉戲蝶避風絲其語中淡

子美往往尤盡巧妙書示任師中

鄰家送魚鼈問我數

能來

羣盜哀王粲

王洙曰見父客詩注。趙次公曰王粲避亂客荊州

中年召賈生

王洙曰見過故

斜斯校書莊詩注。趙次公曰文帝召賈誼至宣室

登樓初有作

王洙曰王粲在荊州思歸作登樓賦

前

席竟爲榮

王洙曰賈生對文帝於宣室言鬼神事帝不覺前席

宅入先賢傳

王洙曰

日復含情

王洙曰二子謂王粲賈誼也。師古曰昔王粲依劉表于荊州思歸作登樓賦子美在蜀依嚴武故以比

之然子美以晚年得嚴武薦檢校

載王粲宅

才高處士名

趙次公曰以誼洛陽之才子異乎處士矣

異時懷二子春

王洙曰

工部故比之賈生文帝前席之也

早起

春來常早起幽事頗相關

帖石防噴岸開林出遠山

一丘藏曲折

趙次公曰漢書班固書曰夫嚴子者棲遲於一丘天下不易其樂

緩步有躋攀童僕來城市餅中得酒還

畏人

趙次公曰選詩曰客子常畏人故公得倚以爲題

早花隨處發春鳥異方啼萬里清江上

趙次公曰公所居在萬里橋西

也三年

王洙曰一作峯

落日低畏人成小築褊性合幽棲

蘇軾曰殷

亮性器褊窄才游無能肉食非我所宜幽棲林泉月逕

王洙曰一作逕

平生心足矣。趙太公曰謝靈運詩買此永幽棲日逕

王洙曰一作逕

沒從榛草無心待

王洙曰馬蹄

蘇軾曰崔豹讀書尚無暇誰

一作走

王洙曰

馬蹄

有心待輪蹄來往。師古曰

花鳥逢春皆爲可娛但不合客於異方轉使人傷心也三年落日低言爲客已涉三年嗟己之衰暮也畏人言避寇也甫自言性褊物相忤今宜隱居以畏人而成此築室殆非功成名遂而身退也門逕從榛草將息交絕遊也

可惜

花飛有底意

趙次公曰謂有甚底事

老去願春遲

王洙曰遇古禾切

歡娛地都

非少壯時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

鄭印曰胡買切唐韻曉也

吾生後汝期

王洙曰陶潛一撫一盃笑詠而已。

王洙曰隆潛性好琴酒

趙次公曰淵明所樂詩酒而已公恨不與同時。師古曰陶潛以早悟弃官而歸今甫當衰老而困於霸陵故云吾生後汝期

落日

落日在簾鈎溪邊春事幽芳菲緣岸圃

王洙曰楚詞芳菲潤堂

趙次公曰言芳菲之圃緣岸而爲者也

樵爨倚灘舟

王洙曰漁家不爨。趙次公曰言樵爨之舟倚灘

酌散千憂

王洙曰酌一酌一作酌酒二云一酌罷人夢東方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沈括曰東方朔列傳武帝幸

甘泉長平友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朔曰此謂怪氣必秦獄處也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故云云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

趙次公曰爲春日所照景象佳麗也

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鴦鴦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燃

杜修可曰出孟子如火之始然余於白孟子若火之始然

今

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師古曰北齊陽松吟談數云吳均有才氣嘗爲詩云秋風籠白水鴈足印

黃沙沈隱侯曰黃沙語大儉均曰亦見公詩云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燃均門我始欲燃燈已印詩

絕句

趙次公曰或云江邊踏青乃成都事每以三月三日出郊言踐踏青草故謂之踏青

江邊踏青罷廻首見旌旗風起春城暮高樓鼓角悲

杜修可曰唐李綽歲時記云三月上已有錫宴羣臣於曲江傾都人物於江頭禊飲踏青

即事

暮春三月巫峽長

王洙曰盛弘之荊州記巴東三峽巫峽長

白舶晶行雲浮

王洙

日光

鄭印曰陶淵明詩云晶晶川上平

雷聲忽送千峯雨

王洙

氣渾如百和香

鄭印曰和胡麝金蘇合與都梁

和胡麝金蘇合與都梁

王蘇軾曰解濟遊樂游園

作无

趙次公曰梁孝元帝

巴陵詩范氣足薰舟

黃鸝過水

王蘇軾曰解濟遊樂游園

廻去燕子嚙泥濕不妨飛閣卷簾圖畫裏虛無只少

對瀟湘

趙次公曰雖眼前之山水如畧圖而其所虛无只少瀟湘爲對也

暮春

卧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

寺二

十一

楚天不斷四時雨

蘇軾曰蜀中楚山後四時常无晴日梁苦稱爲

於此不得見之也

巫峽長吹千里風

蘇軾曰巫峽多風○趙次公曰地理志黎州之西有漏天四時常雨今公借字以言楚地耳

沙上草閣柳新闇

城邊野池蓮發紅

暮春鴛鷺立洲渚挾子翻飛還一叢

趙次公曰叢聚也言鴛鷺与子叢聚也

夏

古詩三首

夏日歎

律詩四首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

王洙曰中街黃道之所經也○薛夢符曰右按前漢書天文志日有

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十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

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而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溫暑。陰用事則月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涼寒也。故曰進爲暑，退爲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爲常。

趙次公曰：楚辭云：‘樊鑿蒸何由開。’

王洙曰：晋天文志，夏至極起

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張景陽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漢書。昴畢爲天街應，璩書曰：‘处涼臺而有炎蒸之煩。’招魂朱明承日。

注：明日也。陸士衡功臣頌：‘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沉。’翰曰：‘朱光日也。’

書：‘昂畢爲天街應。’璩書曰：‘处涼臺而有炎蒸之煩。’招魂朱明承日。

趙次公曰：楚辭云：‘樊鑿蒸何由開。’

王洙曰：晋天文志，夏至極起

其時無歲。○趙次公曰：言君令之不時，彼相之无澤。良田起黃

王洙曰：易謂万物者莫疾乎雨濡滋也。○蘇軾曰：隋煬帝時大旱，任安曰：‘上蒼久不降甘雨，良田黃矣。’勃起

王洙曰：易傳當雷不雷，陽德弱也。郎顗傳雷者號令其德生養，号令始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

王洙曰：易傳當雷不雷，陽德弱也。郎顗傳雷者號令其德生養，号令始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

王洙曰：易傳當雷不雷，陽德弱也。郎顗傳雷者號令其德生養，号令始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

王洙曰：幽州薊門祿山境也。薊居列切。

王洙曰：蔡琰詩：‘飢食當食，芳不能食其餘。’

王洙曰：君子以爲傷今思古之詩。○師古曰：太宗正觀

初，米斗三錢，行旅不齎糧。房杜王魏之徒皆當時名臣。

君臣之間諫行言聽，遂使膏澤下於民。号令一无乖繆，故甫傷今思古而欲與數子偕不可得矣。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

王洙曰：劉公幹永日行游戲江淹，別賦夏簟青芳畫不暮。葛生夏之日，冬之夜。言冬夜夏日晝夜之長時也。

炎蒸毒我膾

王洙曰：我一作中言熱也。蘇軾曰：相如夢仙引云：‘悠悠夢到无何鄉。’天風飄

飄颻吹我裳

蘇軾曰：相如夢仙引云：‘悠悠夢到无何鄉。’天風飄

又曰：天色以陰澑，雨不止。潘安曰：‘安得万里長風，掃此陰翳也。’

趙次公曰：陸士衡前緩声歌云：‘長風万里，平沙莽莽。’

出華月

王洙曰：傅玄詩：‘清風何飄颻，微

靈運密林含餘清，潘安仁茅屋茂林脩竹。趙次公曰：王羲之蘭亭記有茂林脩竹。

王洙曰：王羲之蘭亭記有茂林脩竹。

納微涼

王洙曰謝靈運不然秋久長常苦熱夜短

虛明見纖毫

王洙曰陶潛涼風起將夕夜景

湛虛羽蟲亦飛揚

蘇軾曰李翰雜感月華滿院寒飛揚羽虫乱

念彼荷戈士

王洙曰詩候人荷戈與祋荷下不可切

物情無巨細

自適固其常

王洙曰詩謂之士久宵行羽虫也

窮年守邊疆

何由一洗濯執執互相望

言荷戈之士久失序甫苦於旱熱因覩羽虫夏夜飛揚而適其性乃念彼荷戈之士執熱而不得一濯君天下者不能推好逸惡勞之心與衆共之豈所謂爲民父母也哉

音彫喧聲連萬方

王洙曰李廣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今在榮陽庫中也西域傳斥堠七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

也青紫雖被體

蘇式曰韓耀雖青紫被體鍾鼎列前皆非吾所欲也但得衡山一峯笑卧雲間吾心足矣

不知早還鄉

王洙曰李白蜀道難云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韋賢取青紫如俯拾地芥也

北城悲

笳發鶴鶴號且翔

鄭印曰胡刀反○王洙曰鶴壽鶴鳴于垤

况復

王洙曰陳孔璋作讓

促倦激烈思時康

魯言曰張茂先詩煩促每有餘蘇子卿詩長歌正激烈

毒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

大暑運金氣

王洙曰暑一作火五行相生以成四時夏火也秋金也金當代火而畏火故金氣伏而火流所以熱

也荆揚不知秋

趙次公曰大暑當作大火詩曰七月流火月令為七月矣既已七月也而荆揚

楚地是爲炎方故獨不知秋也

林下有塌翼

王洙曰陳孔璋檄垂頭塌翼莫

行舟

杜修可曰書云閩水行舟千室但掃地

蘇軾曰李篆赤眉盜過千室掃地俱尽也

關人事休老夫轉不樂旅次兼百憂蝮蛇暮偃蹇

王洙曰蝮蛇毒蛇也往往在人居室中○蘇軾曰宋純嶺南行云蝮蛇偃蹇於道周客子悲辛而躊躇

投炎霄惡明燭況乃懷舊丘

杜修可曰鮑照結客少年云去猶三十載復得還舊丘○蘇軾曰戴深秋風已動歸思况此一酒令之心折

開襟仰內弟執執露

舊丘○蘇軾曰戴深秋風已動歸思况此一酒令之心折

白頭東帶負芒刺

蘇軾曰葛殷昨日東帶見人卑折躬揖如負芒刺吾欲裂巾毀冠偃仰林下接

居成阻脩何當清霜飛會子臨江樓載聞大易義諷

興詩家流蘊藉異時輩檢身非苟求

薛夢符曰右按前漢孔稚圭等論曰咸以

德業優

趙次公曰指乎崔評事必爲使也

楚材擇杞梓

王洙曰杞梓楚之良材也

漢苑歸驛駘短章

按春秋左傳楚令尹子木問声子曰晉大夫与楚孰賢對曰晉猶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退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唯楚有材之舊注模稊乃云杞梓楚之良材非是

皇皇使臣體信是達我心理爲識者籌

王洙曰爲一云待孔融附此短章聊伸我心素。趙次公曰驛駘所以美崔信苑識者蓋指評事也

熱三首

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虛無炎赫衣流汗低垂氣不蘇

乞爲寒水玉願作冷秋菰

汪革曰寒水玉水精也菰蒲也成於冷秋二物皆涼故願爲之

似兒童歲風涼出舞雩

王洙曰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歲道中之雲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瘴雲終不滅

師古曰瘴雲

瀘水復西來

鄭印曰瀘龍都切孫僅曰瀘水出

瀘州屬蜀道俱稱賢竇夫子兩中高卧的不讓古人也

閉戶人高卧

蘇軾曰黃起兩中見竇朴朴家貧兩中捨蓬門高卧長笑自若起歎曰袁安卧雪人

矣峽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想見陰宮雪風鬥颶

踏開

張孝祥曰宮中暑月積雪爲山取其陰涼

朱李沉不冷雕胡炊屢新

王洙曰魏文帝書浮甘瓜於清泉浸朱李於寒水沈休文長祕屢以

拂朝胡方自炊禹扇賜武

敝

鄭印曰翕炎蒸景飄颻征戍人十年可解許律反翕炎蒸景飄颻征戍人十年可解

甲爲爾一嚮巾

王洙曰潤其經寒暑而不得休息也蘇軾曰孫約征伐十年不解甲兵師古曰郿胡即蓀

宋被褐言其賤也身贱而味重併享此寧不傷征戍者十年不得解甲乎

多病執執奉懷李尚書

靈沒文

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須氣鬱蒸

王洙曰古詩首夏猶清和敲苔躋凌冥應

璣書曰處涼臺而有鬱蒸之氣

大水森茫炎海接

鄭印曰水脉

奇峯肆兀

火雲昇

王洙曰碑郎切蓬詩夏雲多奇峯淮南子旱雲煙火

趙次公曰賦選狀滔天以森茫郭璞江賦巨石碑砌以前却暑有渴者漢武紀渴死暑中熱死也○趙次公曰暑病曰渴患道渴之人以黃梅一雨霑之此武王廟渴之意公之爲仁可見矣○

廸雷浩道渴黃梅雨

王洙曰京房傳

敢望官恩玉井冰

厚丈餘魚豢魏略明帝九龍殿前玉井綺欄○趙次公曰唐制百官賜冰而公嘗爲左拾遺當頤賜冰之列今既遠矣故有是句

不顧

王洙曰前漢陳遵嗜酒每飲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史大駕候遵醉時突入見遵母印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從從間出去應休顰與滿公跋書曰當此之時仲孫不辭船詣之造門不前而返曰乘輿而行輿盡而返何必見安道

秋

古詩五首

律詩二十首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較熱退晚加小涼穩睡
有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今茲商用事

蘇軾曰惟萬秋日燕山陰亭云商驗用事金帝持權羊弘云商帝行公草木搖落

亦已末

洪臘覽乾曰末無也餘執將無也

衰年旅炎方

王洙曰炎方南公曰公時在夢焉

地故云炎方生生意從此活亭午減汗流

杜修可曰梁元帝集要云在午曰亭午

北

寐耐人聒晚風爽烏匼

洪臘曰烏匝不舒貌薛夢符曰右按子美曰馬頭族炎方

筋力蘇摧折

薛夢符曰右按子美曰馬頭金盃所謂烏匝即烏巾也

閉目踰旬大江不止渴退

藏恨雨師健步聞旱魃

王洙曰雨師行兩神也退藏不用事所見之國大旱也

園蔬抱金玉無以供採掇

趙次公曰言其害而難得

如金玉也密雲雖聚散徂暑終乘歇前聖督焚巫

鄭印曰督古慎字。

王洙曰魯僖公欲焚巫而滅文仲止之武王親救暭

王洙曰武王凡暭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見卅紀

陽相主客時序遞回斡

王洙曰陰陽相推而用事則四時斡流而為寒暑

落唯清秋皆霾

一空闊肅蕭紫塞

鴈南向欲行

列趙次公曰言清秋則皆霾

一掃空矣塞鴈

左擁而右扇之見卅紀

露采朱堦闢胡馬

指元曹長也

挾彫弓鳴弦不虛發

王洙曰弦不虛發中必失也。趙次公曰

此患少年乘寒射獵

白羽若月赤羽若日

○趙次公曰鉗音批韻書云箭也突羽又所少言箭其羽奔突而疾故曰突羽當滿月言挽弓之滿箭當其挽滿之間也薛注所引大珠也

非窟字出處矣

師古曰秋月光滿故曰滿月

凋悵白頭吟

王洙曰古祭有此吟疾人相知以

事而感數年老也

白羽若月赤羽若日

○趙次公曰鉗音批韻書云箭也突羽又所少言箭其羽奔突而疾故曰突羽當滿月言挽弓之滿箭當其挽滿之間也薛注所引大珠也

也

引前漢游俠傳即

非窟字出處矣

高人鍊丹砂

張天資曰高人指元曹長也

未念將朽骨

王洙曰丹砂可以駐年

薛夢符曰右按抱朴子曰臨邑縣有蓼氏山老壽後移于孫輒殘折它人居其故宅復累世壽乃知是宇所為不知向故疑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丹砂十斛丹汁入井是飲水而得壽又東方朔但使丹砂既令億万年王洙曰疎縱誕也

高人鍊丹砂指元曹長也

未念將朽骨

王洙曰丹砂可以駐年

剪翦拂

王洙曰翦裁也拂拭言老醜難可矜飾也

○蘇軾曰北史盧思道翦拂吹噓長其先賈

○趙次公曰劉孝標絕交論言翦拂使長鳴

吾子得神仙本是池中物

王洙曰周瑜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

張華頌促每有餘

○趙次公曰言我非君子之得神仙俱美一睡而

嬰詞筆

王洙曰周瑜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

張華頌促每

已○師古曰言其害而難得

襄辟於文章也

秋風二首

秋風淅淅吹巫山上牢下牢修水閨

王洙曰上牢下牢皆峽內也名水閨閘津

也○鄭印曰与上牢相連荊州記峽江突起最險处山複陡下名下牢關○師古曰水閨乃閘津也春夏多雨水秋冬多旱乾修水

閑必在吳檣楚柂牽百丈

王洙曰檣柂百丈皆船上器用也

以竹相續為索以引上水舟謂之百丈

薛夢得曰右按今湖湘間行舟以謂其長可百丈今州峽尤多用之

暖父而寒遲

趙次公曰楚南方

要路何日罷長戰

王洙曰長戰百蠻

戰自青羌連百蠻

趙次公曰有羌

蠻之戰則長戰滿矣舊本作百蠻善本作百字極是蓋舊州以而有烏蠻白蠻也公於夔詠懷詩云絶塞烏蠻地

中巴

不曾消息好暝傳戍鼓長雲間

王洙曰戍鼓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

王洙曰東流言逝而不反也曰微言迫遲

暮也○趙次公曰此寫眼前之景死轉含蓄道不尽悽感之意

天清小城擣練急

王洙曰

者為葉衣也

石古細路行人稀

王洙曰以商旅云通也

不知明月為誰好

王洙曰征戍

早晚孤帆他夜歸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

王洙曰時經喪乱也○師古曰百川東流其勢順然也喻天下

非當効順于天子月臣道也日君道也月微乃其常日不當微西

日微喻京師為賊所陷代宗出幸擣練急謂婦人送征戍之本

行人稀謂商旅不通也故園池臺今是非傷故里為寇焚蕩也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王洙曰一云常愁

七月六日苦炎蒸

師古曰甫詩有元年建己月如此云七月六日皆以年月紀時使後世事可以考其行止

不然何以謂之詩史乎至德二載甫自賊竄歸帝憲房琯二敗陳壽斜帝怒甫上疏論其罪帝貶甫為華州司功郎官

元元也是年七月任華州西北地旱災於七月六日猶苦熱故

甫託意以譏羣臣不時賀蘭進明諧玷於帝併及甫甫被逐

對

食暫餐還不能

趙次公曰蔡琰詩曰飢當食努不能食

王洙曰一

每愁

王洙曰一云常愁

夜中

王洙曰一作來

自足

王洙曰一作皆是

鴟

鄭印曰許鴟切○趙次公曰鴟若蟬蟲

其帰也有詩云照壁喜見鴟則每以得帰為念雖鴟之蟬而見之反喜也

况乃秋後轉多蠅束帶

王洙曰唐書切

何急來相仍南望青

王洙曰唐書切

發狂欲大叫薄書

王洙曰唐書切

於薄書期會

松架短壁

趙次公曰江文通凝謝光祿郊遊詩風散松
架險注云私枝可以為架故因謂之架焉

安得

赤腳踏層冰

蘇軾曰鳥融夏夜直館是夕蒸燠倍常如坐甑中謂同舍曰安得披襟赤腳踏陰山之層冰汎滌塵熱

立秋後題

日月不相饒

蘇軾曰王獻之覽鏡見髮顧兒童曰日月不相饒
村野之人二毛俱催矣汝等何不汲汲為老子陰

過而不可復得也 節叙昨夜闇玄蟬無停號

鄭印曰胡刀切秋燕已如客

蔡伯世曰古詩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將適宋玉燕翩翩而歸歸
寂寢而无声○蘇軾曰張衡萬旅洛汭生計无聊有命駕之心韻

梁上鶯曰秋風已至想如客因斯難久留也

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罷官亦

由人何事拘形役

王洙曰歸去來既自以心為形役必天惆悵而獨悲淮南王莊子寥寥曰江海之士山谷之

人輕天下細万物而獨往司馬彪注曰獨往自然不復顧也陶淵明誰謂形蹟拘也○師古曰甫此二篇詩作於乾元元年至二年

果棄官

立秋雨院中有作

李泰伯曰此詩在嚴武書院中作

北詩二

十七

山雲行絕塞大火復西流

王洙曰張景陽詩大火流坤維閑居賦望流火之餘景○韓夢符曰

右按春秋左氏傳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仲尼仲尼曰江聞之火復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鑾過也又爾雅云大火謂之大辰○王大火心也○在中最近明故時候至也

飛雨動華屋蕭蕭梁棟秋

王洙曰謝玄暉詩既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暮常觀復集九城臺

窮途愧知己

趙次公曰昔嚴鄭公也

借前籌

王洙曰張良願借前箸以籌之左大中壯齒不迨居歲暮常謀也○杜修可曰言其晚年而得預節度府參謀

已費清晨謁

李希声曰甫言日過武廳謀府事

那成長者謀

趙次公曰言嚴

解衣開北戶高枕對南樓

趙次公曰北戶南樓自是當時實事舊注所引徒紛紛矣

樹濕風涼進江喧水氣浮禮寬心有適

趙次公曰言嚴公待以寬禮

鼎吾還訪舊丘

王洙曰主將謂嚴公也言公還朝秉政曰吾嘗日公素有肺疾惟氣爽則少殊也

主將歸調

軍城早秋

鄭國公嚴武作

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雪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

勇。

王洙曰漢匈奴，號李廣爲飛將。

莫放沙場匹馬還。

王洙曰吐蕃常入積石軍取麥，哥舒翰殺之，復

馬无還。

○李修可曰春秋僖公羊云匹馬

隻輪无返者，舊引哥舒翰事。

何干嚴公乎。

奉和

秋風嫋嫋動高旌。

王洙曰九歌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高旌旌旗也。

射虜營。

蘇軾曰賀若弼征可汗，夜分勁弓射虜營，皆破。

滴博雲間戍。

趙次公曰滴博城名，彼皆西山地名。○趙次可曰蓬婆

吐蕃城名以其遠在雪山之外。

秋野五首

秋野日疏蕪。

王洙曰謝玄暉呂里向蕪蔬。

寒江動碧虛。

王洙曰原上為井。

繫舟蠻井絡。

王洙曰蜀都賦岷山之精，上為井絡。○趙次公曰楚在春秋為蠻夷。

熟從人。

王洙曰打葵荒欲自，一作行。

王洙曰物不可違其性也。

盤食老夫食，分減及溪魚。

王洙曰見林茂鳥春歸水深魚知聚注。

易識浮生理。

難交一物違，可違其性也。

吾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

趙次公曰吾衰老矣，自安於貧病而无它念。

鳥知歸。

王洙曰見林茂鳥春歸水深魚知聚注。

吾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

正以榮華非不美也，而有是與非焉。

蘇軾曰左思曰鋤園葵，客問其勤如此，左曰去

此山薇。

王洙曰夷齊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蘇軾曰殷諒晉宣帝兩徵不起，里人勸其仕，諒曰老子不厭此山蕨薇君

其如予何，人皆服其量。

禮樂攻吾短，山林引興長。

王洙曰嵇康書洛頌，見寬不攻其過，又云至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

如言又云有入山林而不反之論，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

之也。○趙次公曰漢史所謂山林之士，入而不能出也。

紗帽側。

王洙曰莊子在宥篇，爵躍掉頭，頭紗帽見晉寧紗帽靜注。

曝背竹書光。

王洙曰竹書古簡冊。

書也。○趙次公曰所謂竹簡之書也。

暗用郝隆曬腹，寧書也。

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

王洙曰所

曰蜜房峰旁也○趙次公曰班固終南頌曰蜜房溜其隄

稀疎小紅翠

趙次公曰言秋花也

駐屐近

微香

遠岸秋沙白連山晚照紅

王洙曰海賦王洙曰波如連山

潛鱗輸駭浪

王洙曰海

賦駭浪暴汎驚波飛遊歸翼會高風

王洙曰魏文帝詩云遙與高風急○李修可曰張翰曰如歸翼得高風翔叔林中古之

詩云翩翩歸鴻翅更得高秋風○趙次公曰乃翼乎鴻毛遇順風

義

砧響家家發

王洙曰謝惠連櫛高砧聲發長杆聲哀

椎聲箇箇同

王洙曰

中惟人常唱大昌歌以弔柳青然不知所為也

已下食并給帷被公雖爲郎而在立故云ழ尔

王洙曰見今呼柳青每

飛霜任青女賜被閨南

宮

王洙曰淮南子云霜神青女注云青文天神青天王文主霜雪後漢書荀首直南宮家貧無被帝聞而嘉之詔大官賜尚書郎

已下食并給帷被公雖爲郎而在立故云ழ尔

身許駢驛盡

王洙曰見今代駢驛閣注

年衰鶯鶯羣

王洙曰公晚大登朝籍

大江

解蠻語

鄭仰切識也

不必作參軍

王洙曰世說郝隆爲南蠻參軍上已日作詩曰

娵隅羅清池相溫問何物答曰名魚爲娵隅溫曰何爲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蠻府那得不蠻語也○趙次公曰趙壹足漢中一日兒童作褒音壹歎曰仲尼之道衰遲夷言蠻語習成風俗乃挈子弟歸中原也

秋興三首

首餘見官殿門夔州作同作八

玉露凋傷楓樹林

王洙曰李密詩金風蕩佳節下露凋晚秋

巫山巫峽氣蕭森

王洙曰張景陽荒楚詩蕭森○趙次公曰巫山以言山巫此以言水也

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

趙次公曰此句含作重

風雲接地陰叢菊兩

王洙曰見雨晴

孤舟一轡系故園

菊花者二年矣方叢菊之深兩開皆是他日感傷之深

寒衣處處催

王洙曰見雨晴

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王洙曰寒衣良工秉刀尺棄我勿共還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

王洙曰見雨晴

聽猿實下三聲淚

王洙曰見雨晴

奉使虛隨八

南斗非

月盃

王洙曰見杏
上似張騫汪

晝省香爐達伏枕

王洙曰見遂陽雲臺
宿注○趙次公曰晝

省以粉畫之謂之晝省初學記載殽劭漢官儀尚書郎入直臺
解中給女侍史二人執香爐燒薰以從入臺達伏枕則違去
晝省香爐者以伏枕之故也

山樓粉堞隱悲笳

正洙曰塔城堞山粉謂節
以亞士也胡人卷蓋葉吹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

王洙曰一日

江樓坐翠微

王洙曰見能
罷守翠微注

信宿漁人還汎汎

趙次公曰詩汎汎揚

舟清秋燕子故飛飛

趙次公曰黃鵠飛飛遠

匡衡抗疏功名

薄

王洙曰匡衡傳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遂上疏

疏衡爲少博數年數上疏陳便宜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由是爲御史大夫

劉向傳經心事違

王洙

曰劉向傳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更生後改名向○趙次公曰漢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

五經於石渠公其心事欲如劉向之傳經于朝而乃違背不偶也

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

馬自輕肥

薛夢符曰右按文選范彥龍贈張徐州詩田家樂雜

代裘馬悉輕肥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又劍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云○蘇軾曰劉嵩謂兒童曰若等不見我同學少年皆衣錦食肉若等不力學復何爲終身之計耶○趙次公曰五陵衣馬言貴公子也西都賦北眺五陵言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高貴家

傑之家所居舊引嚴陵

與光武同學何相干耶

登高

新添

風急天高猿嘯哀

王洙曰宋玉云天高而氣清潘安仁易風淒急

渚清沙白鳥飛

迴無邊落木蕭蕭下

王洙曰江賦尋之無邊楚詞洞庭波兮木葉下又風颶颶兮木蕭蕭

不盡長江衮衮來

王洙曰謂不舍晝夜故云不盡

萬里悲秋常作客

王洙曰相如多

玉悲自年多病獨登臺

王洙曰病目於茂陵

難苦恨繁霜鬢

潦倒新停濁酒杯

王洙曰嵇康曰酒一盃潦倒篇味

傷秋

林僻來人少山長去鳥微高秋收盡扇

王洙曰一云藏羽扇班姬詠扇

慢頭時櫛櫛與慢相成久客掩柴扉

王洙曰范增龍雲有客欵柴扉

懶

將軍思汗馬

王洙曰見收京詩注

天子尚戎衣

王洙曰見社稷一戎

白蔣風飈脆

鄭玄曰說文蔣𦇴也唐雅蔣荔其末謂之蔣胡

殷禋曉夜稀

王洙

有故園歸

王洙曰王仲宣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南歸陵岸回首望長安張孟陽七哀詩季葉喪亂起賊歸

悲秋

涼風動萬里羣盜尚縱橫空遠傳

王洙曰書日秋來爲一依待

客情

王洙曰此二事皆情意之極者

愁窺高鳥過

王洙曰高鳥言東西南北猶得所適老逐

衆人行

王洙曰老人尚爲衆人亦悲時之不興也

始欲投三峽何由見兩京

薄遊

淅淅風生砌

王洙曰柳惠連浙折振條風

團團月隱牆

王洙曰班婕妤遙團圓似明月

空秋鴈滅半嶺暮

長病葉多先墜

王洙曰高鳥言東西南北猶得所適老逐

寒

花只暫香巴城

添淚眼今夕復清光

趙次公曰人以薄游之無定見月而

也

搖落

搖落巫山暮寒江東北流煙塵多戰鼓風浪少行舟

鵝費羲之墨

王洙曰王羲之傳羲之性愛鵝會稽有孤呂姥養一鵝善鳴求而未能得遂號韻名之每駕就姥問羲之將至矣以待之羲之歎息彌日又山陰有道士姓養鵝羲之往看焉意甚悅因求市之道士曰爲寫黃庭經當舉類相贈目羲之

之欣然寫鼎籠猶

貂餘季子裘

王洙曰史記蘇秦說秦不
能用於是貂裘敝○趙次公曰戰國策蘇秦仕趙趙王負貂裘
黃金使說秦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今云貂餘季子裘言

貧如蘇子矣

長懷報明主病復高秋

季秋江村

喬木村墟古

蘇軾曰孫陽云重到樵溪喬木蔽日村墟故老無一有者

踰籬野蔓懸

青

王洙曰王作素琴將暇日

趙次公曰言將琴往江村當暇日也

白首望霜天

登俎

黃柑重

王洙曰鷓鴣賦內不登于俎味殊

支牀錦石圓

王洙曰史龜策傳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

遠

遊雖寂莫難見此山川

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

爲客無時了悲秋向夕終

燈餘蠻子國

王洙曰魚復古蠻子國

霜

薄楚王宮

王洙曰楚王遊蘭臺之宮

草敵虛嵐翠花禁冷葉紅

年年行云八月發霜侵岸

小搖落不與故園同

蘇軾曰同素塞上行云

白風光豈與故園同陰錄云秦川風物

異不興故園同

秋清

高秋肺氣白髮自能梳藥餌憎加減

王洙曰謝靈運詩藥餌憎所止

衰疾忽在期門庭閑掃除

王洙曰陳蕃不事一室志掃除天下

杖藜還客并愛竹

遣兒書

趙次公曰王子猷愛竹及遺兒書則題字於竹上

十月江平穩輕舟進所如

秋盡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

王洙曰蜀之張儀城往於東蜀矣姑舍草堂故

成都也少城城外小城也篠邊老却陶潛菊

詩采菊東籬王洙曰陶潛

下悠然見南山時之暑故河朔

江上徒逢袁紹益

王洙曰此略曰劉松袁紹於河朔三

間有避暑之戲

雲嶺獨看西日落

趙次公曰西山謂之雪嶺

劍門猶阻

比人來王洙曰阻一作旦言京信尚阻不辭萬里長爲客懷抱何時得
好開

冬

古詩四首

律詩九首

前苦寒行二首

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蝟

王洙曰芒刺也。杜修可曰丙戌雜記漢元封二年大雪深一丈野中鳥獸皆死牛馬蹄縮如蝟匏明遠出自蒲北行疾用衝塞起沙礫自飛揚牛馬縮如蝟角弓不可張。

鄭印曰蝟千貴切蟲似豪者者

楚江巫峽冰入懷虎豹哀號又堪記秦

王洙曰公杜陵人乃秦地也

時老翁荆楊客

王洙曰公杜陵人乃秦地也

慣習炎蒸歲緺給玄冥

祝融氣或交手持白羽未敢釋

趙次公曰以楚地多熱故也白羽以言肩矣

去年白帝雪在山今年白帝雪在地

凍埋鮫龍萬浦

縮趙次公曰此言水涸少也

寒刮肌膚北風利楚人四時皆麻衣

趙次公曰

楚地多熟故四時麻衣以雪爲訝也。師古曰楚峽地暖從來無雪今乃始水入懷虎豹之類哀號此又足堪記也歲緺給謂歲暮猶衣緺給玄冥冬神祝融夏神冬夏之交常持羽扇是以知楚峽之暖也

楚天萬里無晶輝三

足之烏足恐斷義和迭送將安歸

王洙曰言陰盛陽弱日不能破羣陰也。蘇軾

曰管寧以雪陰霾謂友人曰吾恐凍斷三足烏脚寧不吾憂人皆變色。趙次公曰日中有踰烏注云踰趾也謂三足烏也義和日御也以雪而烏斷則義和取日車失其所歸矣皆以形容雪深之意也

後苦寒行二首

南紀巫廬瘴不絕太古以來無尺雪

王洙曰出說南州謂之炎方地常溫无雪

蠻夷長老怨苦寒崑崙天闢凍懣折玄猿口噤不能

嘯白鶲翅垂眼流血安得春泥補地梨

蘇軾曰孔文舉語友人曰今地

軸輒然裂安得東君汲海作泥而補之

晚來江門

王洙曰
一云間

失大木猛風中夜飛白屋

王洙曰白屋見甘林

詩注天兵斷斬青海戎殺氣南行動坤軸不爾苦寒何

太酷

王洙曰疑殺戮太過也

巴東之峽生凌澌彼蒼回幹人得知

十月一日

有癢非全歇爲父不亦難

趙次公曰時已十月矣而羣尚未全歇所以爲冬候之難也

夜

郎溪日暖

王洙曰夜郎西南夷也鍵爲有夜郎溪

白帝城風寒蒸裹如千

薛夢符曰右漢室

王洙曰後漢贊一夫得情千室羣鳴絃峽俗以蒸裹爲節物

糰糟

王洙曰幸一柈

薛夢符曰右漢人所食者柈與盤同又抱朴子曰士柈瓦裁无穀朝飢○趙次公

茲辰南國重舊俗自相歡

初冬

垂老戎衣窄

王洙曰垂老臨老也戎衣窄爲作筭軍謀也

歸休寒色深

趙次公曰時方戌也

漁舟上急水獵火著高林日有習池醉

趙次公曰陪嚴公出

以防吐蕃也山簡在襄陽習氏有佳園池簡日醉焉愁來梁甫吟

王洙曰見得兼梁甫吟注趙次公曰公以諸葛亮自比也○師古曰甫云此句其志厭唐室之亂可知

于戈未偃息出處遂何心

孟冬

殊俗還多事

趙次公曰公中原人而流落巴夔故指爲殊俗也

方冬變所爲破甘

霜落爪嘗稻雪翻匙

王洙曰

巫岫寒都薄

趙次公曰楚地慢故也

烏蠻

王洙曰一

瘴遠隨

鄭卽曰梁益記雋州雋山其地接諸蠻部有烏蠻秋蠻

終然減灘瀨

暫喜息蛟螭

王洙曰南都賦憚夔龍兮布蛟螭又云或藏蛟螭趙次公曰水盛滿則蛟螭橫旣冬則水涸可

以暫息蛟螭之夏也

至後

父至至後日初長

王洙曰周禮冬至日在牽牛影長一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影尺有五寸長短之至

也晉魏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至後添長一線。趙次公曰漢時宮中繡工以線量日影冬至後添一線也舊注所引周禮乃是立

表求地中之說非此也

遠在劍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意

王洙曰止服

九品金谷銅駝非故鄉

王洙曰金谷園銅駝陌皆蜀中故事服爾

銅駝街皆不

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

王洙曰棣萼猶兄弟也公前有詩云千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

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

轉淒涼

蘇軾曰庚子山云本託詩遺與詩成反使旅思淒涼

冬深

王洙曰一云即日

花葉隨天意

江溪共石根早霞隨類

王洙曰影一作矣影言其變態

不常隨所類之影而呈現也

寒水各依

王洙曰一作流痕易下楊朱淚

王洙曰楊朱泣歧路謂其可以南可以北。趙次公曰公之流落困於歧路故云爾

薛夢符曰公欲南下以歲暮而未成行也

招楚客魂

王洙曰宋玉哀屈原憂愁山澤

魄魄飛散其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于君

風濤暮不穩

王洙曰宋玉哀朱泣歧路趙次公曰古詩風濤暮不止幾日到瀟湘。

捨掉宿誰門

十一月一日三首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

鄭印曰十道志雲安在夔州本漢朐

腮縣

一聲何處送書鴈百丈誰家上水舟

蘇軾曰古離別曲百丈牽船上

水遲郎去瞿塘幾日歸鐘會呼挽艤索爲百丈今舟子皆呼

之爲實故事。趙次公曰百丈者牽艤篾內地謂之宣音彈

將梅蕊驚愁眼更取椒花媚遠天明光起草人所羨

鄭印曰長安志明光殿在東內商借明光殿起草作制誥也相始病肺多渴遂卧疾于茂陵。趙次公曰晉明帝云只聞人自長安來不聞人自日邊來其後人遂以日邊爲帝都

寒輕市上山煙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新亭舉目風景切茂陵著書消

渴長

趙次公曰晉王道傳洛京順覆中州士人避亂江左十六七年每至暇日邀出新亭飲宴周顥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牽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弟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剋復神州何至相對作楚囚泣耶衆收淚而謝茂陵著書乃司馬相如事

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唯聽棹相將

即看鶯子入山尋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

岸輕輕柳絮點人衣

蘇軾曰張麗華遊園有柳絮點衣謂後主何能點人衣王曰輕薄物試如意也笑而不答○趙次公曰十二月一日作詩而有鶯子桃花之類何也此義在末句所謂也日一盃難強進者也主蓋逆道其事耳

春來準擬開懷父老去親知見面稀他日一盃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

歲暮

歲暮遠爲客邊隅還用兵煙塵犯雪嶺

王洙曰煙塵二字氣也○趙次公

曰比萬全言止秦之乱也西山近接維松上有積雪經夏不消人謂之雪山也

鼓角動江城天地日

流血

王洙曰謂多戰鬪

朝廷誰請纓

王洙曰終軍願請長纓以係狂虜

濟時敢愛死

寂寞壯心驚

趙次公曰公自悼其有濟時之志而壯心已消故也

分門集註本
部詩卷第二

廣雅

蒹葭
背
畫
斷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五